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丛编
主编◎文日焕

那仁汗胡布恩

NARENHANHUBUEN

仁钦道尔吉 纳尔萨 山丹◎拉丁拼音 汉译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主编◎文日焕

ZHONGGUO SHAOSHU MINZU
FEIWUZHI WENHUA YICHAN
YANJIU XILIE

ISBN 978-7-105-08392-3



9 787105 083923 >

定价：19.00元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丛编

主编◎文日焕

那仁汗胡布恩

NARENHANHUBUEN

仁钦道尔吉 纳尔萨 山丹◎拉丁拼音 汉译

 民族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GIP) 数据

那仁汗胡布恩 / 仁钦道尔吉等编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6

(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系列. 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资料丛编)

ISBN 978-7-105-08392-3

I. 那… II. 仁… III. 蒙古族-英雄史诗-中国
IV. I2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4781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hs.com>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125 字数: 154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19.00 元

ISBN 978-7-105-08392-3/I·1839 (汉 57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三室电话: 64272078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绪 论

笔者曾翻译过史诗，与祁连休合译的蒙古英雄史诗《阿拉坦嘎鲁》刊发在《民间文学》杂志（1978年）上，后编入文学研究所编印的《蒙古英雄史诗》一书。我国民间文学的翻译分两种：文学本和资料本。过去翻译的是文学本，既需要表达史诗的内容还要表现艺术特色，同时尽量符合汉语习惯用法。此次翻译为资料本，逐行对照，一行蒙古文一行汉文。如此则非常困难，因为蒙古语与汉语语法完全不同，句式也明显差别，因此译本不像汉语习惯用法。13世纪曾经有人这样翻译过《蒙古秘史》，普通人无法看懂，只有专家才能使用。

开始时以段落为单元翻译，这样译本接近汉语习惯。后来得知需要逐行翻译，逐行与汉语对照。于是重新修改，勉强出此译文。有人说看这种译文会起鸡皮疙瘩，我也有同感。

用拉丁字母拼写蒙古文没有正字法，我采用的拼法接近汉语拼音用法。其他人有用回鹘式蒙古文写法转写的，我则是用口语拼写的。

这种做法肯定有许多问题，欢迎批评指正。

《那仁汗胡布恩》是我国新疆和静县一带流传的蒙古族罕见的一部英雄史诗。1978年8月，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巴音公社第五大队社员额仁策演唱这部史诗，我们做了录音并整理成蒙古文发表。这次重新校对原文，转写成为拉丁字母并译成汉文，供各国蒙古学家和我国各民族研究者运用。

国内外已记录的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有数百部，《那仁汗胡布恩》是其中之一部。我们研究这部史诗，必须将它放在整个蒙古

英雄史诗和卫拉特体系史诗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

蒙古英雄史诗产生于氏族社会，在那时蒙古民族尚未形成，各个蒙古部落聚居于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毗邻地域。后来随着蒙古汗国的建立和扩张以及民族大迁徙，蒙古部落分布在欧亚大陆，他们的英雄史诗也在新的居住地域流传和发展。因此，现今在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三国境内的各蒙古语族民众中普遍流传着英雄史诗，这些史诗都属于同源异流作品。在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举世闻名的长篇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外，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异文已记录的有550部以上。具体地说，笔者专著《蒙古英雄史诗源流》中所运用的我国蒙古族史诗有64部、113种异文（其中包括国外异文十多种）；据娜仁托娅统计和介绍，在蒙古国境内记录的中小型史诗有80部、241种异文（第33-273异文）；俄罗斯境内布里亚特蒙古人的史诗也极其丰富，据说巴拉达也夫一个人就记录了100多部史诗及异文，现已纳入研究领域的布里亚特史诗有200多种。此外，在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蒙古人中所记录的《江格尔》，由200多部相对独立的长诗所组成，而且每部长诗都像一部中小型英雄史诗，全诗长达20多万行。蒙古文《格斯尔》有十多种手抄本、木刻本和口头唱本，有散文体和韵文体，其中有几种韵文体异文超过10万行诗。

笔者在过去发表的著作中，曾把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归纳为三大体系和七个中心，指出了它们的特征、相互关系、共性与特性等问题，在这里做个简要叙述。

外国学者过去对中国以外的蒙古英雄史诗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他们把布里亚特、卡尔梅克以及蒙古国的喀尔喀和卫拉特等部族史诗称为蒙古英雄史诗分布的四大中心。1980年，我曾于《论巴尔虎英雄史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一文中指出了中国蒙古族英雄史诗

分布的三大中心，即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巴尔虎部族、哲里木盟扎鲁特—科尔沁部族及新疆一带的卫拉特部族。外国学者一般都承认并往往引用这种分类。这样就可以说，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蒙古英雄史诗分布的七大中心。

根据各蒙古部落的迁徙史和上述七个中心史诗特征，我们可以把整个蒙古英雄史诗归纳为基本三大体系。

第一，布里亚特体系的英雄史诗。它包括贝加尔湖周围居住的布里亚特人的史诗、蒙古国境内布里亚特人的史诗以及我国呼伦贝尔盟布里亚特人及其毗邻鄂温克人向他们学唱的英雄史诗。

贝加尔湖周围布里亚特人的史诗非常丰富，研究的人也比较多。20世纪初从扎·策旺开始研究，后来阿·乌兰诺夫、尼·沙尔克什诺娃等学者都发表过一批研究布里亚特史诗的专著。他们根据史诗发展阶段和地域特征，把布里亚特英雄史诗分为埃黑利特—布拉嘎特史诗、翁金史诗和霍里布里亚特史诗。已经记录的布里亚特史诗有二三百部。在蒙古文《格斯尔》中布里亚特异文是韵文体，它有几种不同版本，其中有的长达3万余诗行。此外，还有史诗《叶仁赛》长达上万诗行。布里亚特史诗还有《阿拉木吉莫尔根》、《艾杜莱莫尔根》、《哈奥希尔胡本》、《布赫哈尔胡本》等等，也都有较大的影响。

第二，卫拉特体系的英雄史诗。其中除了我国新疆、青海和甘肃卫拉特人的史诗外，还包括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居住的卡尔梅克人的史诗和蒙古国西部各省卫拉特人的史诗。在卡尔梅克人中主要流传的史诗就是《江格尔》，19世纪初，在卡尔梅克人中最早记录了这部英雄史诗的篇章，至今已搜集出版的有近30部长诗，长达三万余行。在蒙古国西部卫拉特人中发现的英雄史诗中，除了《江格尔》和《格斯尔》的一些异文外，据娜仁托娅介绍卫拉特其他史诗还有：巴亦特、杜尔伯特史诗17部30种异文，乌良海、土尔扈特史诗16部26种异文。在蒙古国卫拉特史诗中有与我国卫拉特史诗同名作品《那仁汗胡布恩》或《那仁汗传》、《汗哈冉贵》、《汗青格勒》、《鄂格勒莫尔根》

和《珠拉阿拉达尔汗》等。此外，还有著名的史诗《额金乌兰宝东》、《嘎拉珠哈尔库克勒》、《阿尔嘎勒查干鄂布根》、《布金达瓦汗》、《和楚勃尔赫》、《胡德尔蒙根特布恩》、《胡尔勒阿拉坦杜希》、《北方孤独的伊尔盖》等。著名的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搜集出版了巴亦特英雄史诗《宝马额尔德尼》、《岱尼库尔勒》、《沙尔宝东》、《鄂尔格勒·图尔格勒》、《鄂格勒莫尔根》、《汗青格勒》、《盔腾库克·铁木耳哲勃》，并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第三，喀尔喀—巴尔虎体系的英雄史诗。其中包括喀尔喀、巴尔虎、扎鲁特—科尔沁三大中心的英雄史诗。它们的分支察哈尔、阿巴嘎、乌拉特、鄂尔多斯等地的史诗也属此系统。

娜仁托娅说，在喀尔喀人中，除了有《江格尔》、《格斯尔》和《汗哈冉贵》的一些异文外，还发现了其他 46 部史诗的 177 种异文，其中有《阿贵乌兰汗》、《阿拉坦孙本夫》、《阿拉坦嘎鲁诺诺夫》、《三岁的古南乌兰巴托尔》、《吉勃尔米吉德汗的儿子珠盖米吉德》、《扎纳扎鲁岱》、《155 岁的劳莫尔根老可汗》、《好汉仁沁莫尔根》、《希林嘎拉珠巴托尔》和《好汉鄂格勒莫尔根》等等。巴尔虎和喀尔喀有不少共同的英雄史诗，不仅仅它们的名称相同，而且内容也相似，它们都是同源异流作品。

在蒙古史诗的七个中心里共发现的史诗远远超过 550 部，它们除有地区特征和部族特征外，还有一种渊源上的共性。一方面，在决定史诗的核心因素，如题材、主题、人物、情节、结构及一些母题和艺术手法等方面，许多史诗都有一定的共性。另一方面，从整体类型看，蒙古英雄史诗分为三大类型，其中的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两大类型均在七个中心里普遍存在。目前分别居住在外贝加尔和伊尔库茨克一带的布里亚特人、伏尔加河西岸的卡尔梅克人，居住在我国呼伦贝尔的巴尔虎人、哲里木的扎鲁特人、新疆一带的卫拉特人和居住在蒙古国的喀尔喀人、卫拉特人，虽然彼此相隔数千公里，在过去数百年中也很少联系，但他们的民间史诗都普

遍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共同特点，而这些是无法用“影响说”来作解释的。这恰恰反映了整个蒙古英雄史诗有着共同起源和史诗传统。人们知道，研究斯拉夫史诗的学者们，把在各个斯拉夫民族史诗中所共有的因素都看作为斯拉夫人共同的创作。因为，那些共同的因素，恰恰是产生于斯拉夫各民族形成以前各个斯拉夫部落在一起居住时期。同样，我们也认为蒙古英雄史诗产生于蒙古民族形成以前的历史阶段。现有各蒙古史诗中心里的英雄史诗都有同一渊源，它们都是同一时期共同地域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据历史记载，蒙古民族形成以前，约在 11~12 世纪，许多蒙古部落聚居在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例如当时卫拉特各部落生活在贝加尔湖西部安加拉河一带的八河流域。巴尔虎部落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巴尔古津地区。各布里亚特部落基本上生活在贝加尔湖周围。蒙古国的喀尔喀人是后来形成的一种地域性共同体。从《蒙古秘史》和拉施特《史集》看，当时的各蒙古部落分为森林部落和草原部落。虽然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别，森林部落以狩猎为主，草原部落以放牧为主，但仍然还有难以避免的、较多的交叉现象。现有蒙古史诗的七个中心和三大体系也恰恰来源于森林和森林边缘地带。根据这些情况，笔者认为 11~12 世纪的森林部落居住区及其相毗邻的草原部落居住区是一个相当辽阔的“史诗带”。在这个“史诗带”里，许多部落的聚居区无疑都会成为史诗的发生点或中心。因而在各个中心几乎都会出现蒙古英雄史诗的雏形，它们相互影响，逐渐发展成为初期英雄史诗。在那时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两大类型的史诗已初具规模，只是尚未来得及进一步发展成为大型英雄史诗。布里亚特人没有远离家乡，他们的英雄史诗继续在原地区获得进一步发展，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和形式。在《格斯尔》的影响下，出现了长达几万诗行的民族英雄史诗。大约从 13 世纪成吉思汗时代起，卫拉特各部落南迁，15 世纪左右他们到阿尔泰山一带去游牧，和土尔扈特、杜尔伯特等部落一起建立了四卫拉特联盟。卫拉特英雄史诗的共性就出现在

15 世纪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的建立至 17 世纪初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西迁以前。当时，不但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在这两种类型史诗的基础上，出现了蒙古英雄史诗新的第三种类型，即并列复合型英雄史诗《江格尔》。巴尔虎部落是 13 世纪以后向东游牧，经过多次迁徙，终于在 18 世纪 30 年代脱离喀尔喀人，到了现在居住的呼伦贝尔。这一体系的史诗共性，可能就发生在喀尔喀、巴尔虎和扎鲁特各部族人民密切联系的时期。现有巴尔虎—喀尔喀体系的英雄史诗同它们 13 世纪以前的面貌相比，很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同卫拉特体系的史诗相比，它们的发展并不大，多数史诗仍处于短篇形式之中，最长的也就 2000 诗行左右。尽管如此，这些作品仍然是完整的作品，而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原有的长篇史诗被遗忘之后留下来的残缺部分。以图表形式说明整个蒙古英雄史诗的发展过程如下：



二

我国新疆卫拉特史诗广泛流传于新疆的土尔扈特、厄鲁特、和硕特、察哈尔等部族人民当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学者波塔宁等人曾记录过几部新疆、青海的卫拉特史诗的内容，但绝大多数英雄史诗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德玛、贾木查、仁钦道尔吉、台白等人记录出版的。目前，除了已搜集的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外，还搜集出版了篇幅较短的其他史诗近40部。其中有我本人记录的史诗《那仁汗胡布恩》（又叫《那仁汗传》）、《额尔古古南哈尔》和《钢哈尔特布赫》以及由图白、曹鲁蒙二人记录，我在《英雄希林嘎拉珠》一书中发表的《胡德尔阿尔泰汗》，其他人整理的《珠拉阿拉达尔汗传》、《汗哈冉贵》、《策日根查干汗》、《青赫尔查干汗》、《那仁达赉汗和他的两个儿子》、《十五岁的阿尔勒莫尔根》、《艾尔色尔巴托尔》、《哈尔查莫尔根》、《班巴勒汗》和《永不死的乌润图勃根汗》等。1923年，著名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把蒙古英雄史诗分为布里亚特史诗，伏尔加河下游卡尔梅克—准噶尔、天山的卫拉特史诗及蒙古国西北部卫拉特史诗，并把这三个中心地区的史诗进行比较，指出了它们的特点。但在当时，已经发表的新疆卫拉特史诗非常少，在卡尔梅克人中也只发现了《江格尔》的十多部作品，因此无法看到中、俄、蒙三国卫拉特英雄史诗的全貌。现在看来，上述三国卫拉特史诗不仅有共同起源，而且至今它们还保留着各种相似现象和共性。第一，新疆发现的《江格尔》与其他中小型史诗都有相同的模式和风格，并在情节、结构、人物、艺术手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共性；第二，在新疆和卡尔梅克地区搜集的《江格尔》是同一部长篇英雄史诗，在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同的十多部长诗。尽管在新疆发现的《江格尔》较之卡尔梅克流传的要多出100多部，但它们在体例上一致，都是以相同的模式和风格创作的作

品；第三，在我国新疆、青海和甘肃发掘的中小型史诗与蒙古国西部各省记录的卫拉特史诗在主要方面基本上一致。尤其是《汗哈冉贵》、《那仁汗胡布恩》、《珠拉阿拉达尔汗》和《汗青格勒》等史诗，在中、蒙两国都有。因此，我们可以说，卡尔梅克、蒙古国西部各省和我国新疆这三个中心里的卫拉特英雄史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然，它们之间除了有起源上的共性外，也有各自的地域特点和部族特征。

据我们分析，我国卫拉特史诗有以下基本特征：

1. 卫拉特英雄史诗与巴尔虎英雄史诗相比较，虽然这两个部族史诗都最初产生于原始时代，有它们的共同起源，但在后来的史诗发展过程中，卫拉特史诗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充实，其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说，卫拉特英雄史诗很像“文学”加工的作品，其结构严谨和谐，与布里亚特史诗相比，它顺着史诗发展道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卫拉特史诗的发展与扎鲁特—科尔沁史诗的演变完全不同，卫拉特史诗没有像扎鲁特—科尔沁地区的某些作品那样演变成为蟒古思故事和胡尔奇故事等其他样式作品，卫拉特史诗始终保持着蒙古英雄史诗的固有传统。

2. 卫拉特史诗与巴尔虎史诗一样反映了氏族社会的族外婚习俗和氏族征战，此外，卫拉特史诗还描绘了封建割据时期的小汗国之间的混战。还有一些卫拉特史诗表现了家庭内部斗争，出现了后母、妹妹、妻子等谋害勇士的现象。

3. 卫拉特史诗的情节比巴尔虎史诗更为复杂曲折。除了史诗基本情节外，其中还有派生情节和各种插曲。符拉基米尔佐夫针对蒙古国西北部卫拉特史诗讲的话也适合于我国卫拉特史诗。他指出：“……情节极为复杂，因为史诗叙述英雄的大半生，常常从出生开始，然后把他们引向其他领地和汗国，到外界经受各种考验，去克服各种艰险，让他们对付所遇到的各种人。……有时会遇到超自然的神奇恶势力，或者在主要情节中插进去一些辅助的母题，并把

他们描写得相当细腻。”

4. 随着史诗情节的复杂化，卫拉特史诗的结构也比巴尔虎史诗复杂多了。巴尔虎史诗一般由一个母题系列（征战母题系列或婚事斗争母题系列）或两个母题系列（婚事斗争母题系列加征战母题系列，或者两种不同的征战母题系列）所构成。卫拉特也有这种由一个或两个母题系列所组成的史诗，但其中有多种插曲。此外，还有一批卫拉特史诗是由多种母题系列所组成的。同时，卫拉特史诗的结构又十分严密，每一部分之间都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整部史诗成为有机的整体。尤其是史诗《江格尔》的结构方式更为突出，它丰富和发展了蒙古英雄史诗的情节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并列复合型情节结构的史诗。

5. 卫拉特史诗基本上每部都有一个勇士，有时一个勇士带一两个安达（结拜兄弟）出场。同时，有的史诗中存在着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斗争才能战胜同一名敌人的现象，也就是第一代英雄失败了，第二代、第三代子孙继续同这一敌人战斗。每次出场的尽管是一两个人，但先后出场的人数就比巴尔虎史诗多了。在卫拉特史诗里描绘了较大的战争场面，尤其是在《江格尔》中出现了各汗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6. 卫拉特史诗的篇幅比蒙古东部史诗长。喀尔喀—巴尔虎史诗篇幅只有几百至两千诗行左右，卫拉特史诗一般超过千行，有的达数千行。《江格尔》全诗超过了20万诗行。

7. 如前所述，卫拉特地区有专门演唱英雄史诗的职业艺人陶兀里奇和江格尔奇。因此这一地区的英雄史诗在艺术上更趋成熟，达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高峰。

三

《那仁汗克布恩》或《北方孤独的伊尔盖》等名称的史诗在我

国新疆和蒙古国西部地区卫拉特人中广为流传。

1978年8月初，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二人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巴音公社，请牧民额仁策演唱了三部英雄史诗，其中有《那仁汗胡布恩》^①。额仁策是向祖父扎拉学这些史诗的，扎拉是最著名的江格尔奇，因此成为南部土尔扈特汗满楚克加甫的专任江格尔奇，他会演唱《江格尔》的11部长诗和《那仁汗胡布恩》、《额尔古古南哈尔》和《钢哈尔特勃赫》等史诗。

额仁策演唱的《那仁汗胡布恩》（2000余诗行）是新疆卫拉特英雄史诗中最优秀的史诗之一，这同著名江格尔奇扎拉的润色加工分不开。它是以故事中出故事，征战中出征战的形式发展的史诗。它由几大部分所组成，情节完整，而且发展顺序合情合理，每次征战不重复，各有各的特色。它不是古老的英雄史诗，而是后期经过著名江格尔奇整理和加工的成熟的艺术作品。

和其他史诗不同，扎拉传授的史诗都以吸引听众注意力的六句话开头，如“心胸宽阔的听众，请你们不要打瞌睡，聪明才智的听众，请你们用心听讲，我来说一说，你们听一听。”接着在序诗里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情节。故事的主要人物是阿查萨哈勒汗的儿子8岁的那仁汗勇士，上天陪给他一起出生的勇士是文钦伊尔盖（实际上他是这部史诗的主人公），那仁汗的坐骑是身躯细长的哈尔赫尔马（烟熏枣骝马），妻子是龙王的女儿娜布格日勒。

史诗的基本情节分为几大部分。首先讲的是那仁汗与特格希沙尔宝东的征战。战争的起因同《江格尔》的一些故事一样，当勇士们举办盛宴的时候，敌人特格希沙尔宝东到来，向那仁汗提出三项要求：威胁他交出妻子娜布格日勒、勇士伊尔盖和坐骑烟熏枣骝马。说罢，敌人回家了。宴会结束，那仁汗备马、穿戴盔甲、携带弓箭、

^① 见仁钦道尔吉、道尼日布扎木苏搜集整理的《那仁汗传》（蒙古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宝刀和钢鞭出征追击敌人。那仁汗走到敌人的疆域，找到特格希沙尔宝东，二人先用武器打仗，后来赤手空拳肉搏，胜负难分。接着史诗描绘了第二个征战，那仁汗出征长期不归，弟弟伊尔盖去协助哥哥那仁汗。他向嫂子娜布格日勒借了沙尔赫尔马（黄鬃红马），他骑着这匹马到战场上去，看见那仁汗与敌人搏斗，他通过占卜，看出那仁汗的力量超过对手，到第二天日出时刻会结束敌人的性命。正在这时，另一敌人巴拉巴斯乌兰带着8万妖兵来援助特格希沙尔宝东。伊尔盖通过占卜，看出新来的敌人的力量比前者大40倍。伊尔盖吓得大哭，但在坐骑黄鬃红马的鼓励下，他冲过去从8万妖兵中间活捉了躺着熟睡的勇士巴拉巴斯乌兰。他活捉敌人返回的时候，正好碰见嫂子娜布格日勒赶着牛车来。正在他准备将敌人捆绑在车上的时候，突然，敌人拉断绳索，跳上去同伊尔盖搏斗，伊尔盖在嫂子的协助下，压倒敌人，用钢绳将敌人绑在牛车上交给嫂子。伊尔盖战胜了这一强敌，便去找哥哥那仁汗。当伊尔盖找到哥哥的时候，那仁汗已与特格希沙尔宝东和好成为义兄弟。伊尔盖提醒那仁汗不要以敌为友，不要上敌人的当。那仁汗不但不听，反而唆使敌人杀害伊尔盖。特格希沙尔宝东出去没有追上伊尔盖，他回到那仁汗处。伊尔盖去见嫂子，祝她保卫家乡平安无事，便出走了。接下来的第三个故事描述得很细致而生动。伊尔盖出走流浪，碰见一领地遭到敌人袭击，百姓和牲畜被来犯者赶走。敌人又用一座大山头挡住了人们的去路。勇士伊尔盖把大山抛到25年的路程以外，继续向前走，他碰见一位穿红袍的美丽的姑娘，原来她是遭袭击的希利格日勒汗的女儿，她无家可归，再三求勇士将她带走，勇士一答应，她马上变作一块火红的珊瑚，勇士把珊瑚放入怀里。伊尔盖上了一座灰白色山，看见了一个大领地，他犹豫不定，怕攻不下这个大领地，但又受到了坐骑的鼓励。这一领地的主人——勇士胡吉孟根杜拉嘎发现有人来犯，他骑马带武器迎上去，向伊尔盖打听其姓名和来意，伊尔盖说寻找一个好汉较量。二勇士立即打仗，他们长时间

搏斗，大地上布满灰尘和烟雾，连天界也受到影响，天上三年中断了聚会念经活动。在这危急时刻，胡吉孟根杜拉嘎供养的大喇嘛以袈裟作翅膀飞到战场上来看，发现他的勇士将失败，他连忙上天请求霍尔穆斯塔天神帮助。霍尔穆斯塔天神给他金壳的神水去说和。大喇嘛带着金壳的神水去见二勇士，请他们尝神水停止搏斗，但伊尔盖坚决不接受神水。这时大喇嘛又想到另一种办法，他去找胡吉孟根杜拉嘎的妻子。喇嘛知道她与伊尔盖有亲密的关系，于是他让这位仙女携带子女三人，手拿大碗鲜奶去请求伊尔盖救她丈夫的命。史诗在这一段里借用了《玛尼巴达尔汗的故事》的情节。史诗里说，原来胡吉孟根杜拉嘎的妻子是伊尔盖的母亲玛努哈尔天女的侍女，天女玛努哈尔下凡与凡人吉顿布尔衮哈尔有情，她生下勇士伊尔盖，上天时把他留在人间，就是胡吉孟根杜拉嘎的妻子抚养他的。伊尔盖听到这个女人讲他的身世，并发现腰背上的文字之后，才相信她的话，手接着鲜奶与胡吉孟根杜拉嘎结为忠实的战友。在这一段里还说，胡吉孟根杜拉嘎给伊尔盖娶了布拉干赫尔门汗的女儿，那位变作红珊瑚的姑娘见到父亲便恢复了原貌，她成为伊尔盖的妻子。

在史诗的最后一部分中讲，伊尔盖结婚三天后，想起哥哥那仁汗还留在敌人中，于是他到那仁汗家去看哥哥和嫂子，原来嫂子早已经与特格希沙尔宝东和巴拉巴斯乌兰二敌勾结，杀害了那仁汗。伊尔盖走到那仁汗家，早已有准备的嫂子给他服毒药，把他杀害，将他的尸体与那仁汗的尸体一起扔进99 度深的洞里。勇士的黄鬃红马没有被敌人捉住，马跑去找胡吉孟根杜拉嘎，并把他带到那仁汗家。看到胡吉孟根杜拉嘎来，娜布格日勒企图像对付伊尔盖那样把他杀害时，勇士拔出宝剑逼着她说出了伊尔盖和那仁汗的下落。胡吉孟根杜拉嘎找到二位勇士的遗体，用神速起死回生的白药使伊尔盖和那仁汗复活。他们三人一起抓到逃走两个敌人，把他们的骨肉用火石剁碎后焚烧，并用卧牛石压在剩下的灰堆上。三人再次向敌人的八万妖兵进攻，彻底消灭了敌人。三人带着向他们投降的 300

人，敲大鼓召集百姓集合，藏在地洞里的百姓出来说：“重建美好的家乡，恢复自己的政教，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在对与敌人勾结的女人的处理方面，这部史诗很有特点。那仁汗准备杀死妻子娜布格日勒，可是伊尔盖劝他不要杀并反问：“心胸狭窄的一个女人如此，难道心胸宽阔的男人，不也是以敌为友，以毒为食的吗？”听到弟弟的话，那仁汗无法争论。史诗结束时，胡吉孟根杜拉嘎先回家乡，那仁汗和伊尔盖也跟他搬走，勇士们一起过上了幸福生活。

《那仁汗胡布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仅描写了背叛丈夫而勾结敌人的女人，而且还表现了轻信敌人而遭到杀害的勇士，因而发展了英雄史诗的主题和情节。那仁汗与来犯的凶恶敌人结义，伤害了自己的助手。这说明卫拉特英雄史诗中的结义情节多样化了，教育了人们分清真假结义。

如前所述，《那仁汗胡布恩》借用了《玛尼巴达尔汗传》的情节，因为，演唱者额仁策曾于1978年先给笔者演唱了《那仁汗胡布恩》等三部史诗，过几天后又讲述了《玛尼巴达尔汗传》。这是通过西藏传人蒙古地方的故事。藏文异文叫做《洛桑王子传》。这也就是广泛流传于欧亚大陆各民族中的“天鹅姑娘型故事”。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理论问题，蒙古英雄史诗在从古至今的口头传承过程中，不断地吸收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民间故事和其他作品的内容，因而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变异。

关于那仁汗的史诗在和静县巴音布鲁克区广为流传，这是南部土尔扈特汗满楚克加甫的江格尔奇扎拉演唱的保留节目。后来由于演唱者才华不同，记忆力、创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不同，出现了繁简不同的异文，但这些异文基本上都保留着传统史诗的基本内容。

仁钦道尔吉

2004. 8. 5